

滇繫

滇繫書目

昆明縣文教  
科移文圖書

趙州師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十冊

張含

讀毛氏家史論

吳宗堯同知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

騰越要害論

何邦漸知州浪穹人選貢

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楊忠亮

論天

葛仲選

苑馬寺卿河西人萬曆庚子舉人

太律含少論

黃貞元

諸生騰越人

黑水論

鄭邦誥

諸生騰越人

高峯岡證訛論

楊一清

與西涯相國書 又東西涯先生 束劉用齋侍郎 束

喬希大少卿 與劉郡守書

許 錢

與金太守書

王元翰

與沐陳二公言開粵西路書 報鄧直指書

薛繼茂

上王荆石相國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第六書

唐堯官

陶別駕傳

傅宗龍

劉太僕傳

野史

朱方伯傳

王廷表

關索嶺廟碑

李元陽

巡撫鄒公平寇碑

趙汝濂

雲南平諸夷碑

萬廷彩

參政建水人嘉靖戊戌進士

選兵靖寇碑

王元翰

王太守革鄉兵碑 郭夫人虛墓碑

楊春震

知州武定人萬曆庚子舉人

袁公德政碑 忠烈祠碑

潘一柱

御史永昌人萬曆甲辰進士

參政彭公平叛碑

傅宗龍

錢公惠政碑

王錫袞

吏部尚書祿豐人天啓壬戌進士

段恭節公祠堂碑

李大受

郎中鶴慶人天啓壬戌進士

革北衙廠陋規碑

楊元祐

趙州學正萬曆乙卯副榜春震子

司李彭公去思碑

高對

游武夷山記 游君山記 游金焦兩山記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張含讀毛氏家史論

於戲含忍讀毛氏家史邪宏治間琢菴公躡於禮部困於京吾翁官吏部文選訓曰含汝知交人滇惟毛君用成彥秀微若奚交汝哉汝哉旣公拔於禮部官吏科於南吾翁由卿寺戶侍於南含侍公石交於君君吐膽語弗面蒙是故知琢菴惟吾翁與含最公惟靈合道種學績文重古諫者不惜橫分輔翼之臣効死君上凡仇秩於疏昉重大體剪汎海之蛟鯨不及鮚鱠繫當

道之豺狼不及狐狸凡奸人盜名驟顯要客怙寵增焰必疏省  
察按實不辭飾渠黨陰陷炫計不蔽不撓諫道屹屹不衰陋而  
隨時嘉靖間吏科於北一旦議大禮於庭執經不與時合罔恤  
殞躬恐道廢則經弛經弛則襲百世之疑也甯死不屈志不壞  
諫道不壞臣道不壞所學古謂其死不虛然哉夫享而盈其量  
者覆德而淺於報者昌天奚不昌毛氏後公與新都太史同難  
公死於國太史逐於滇逐者克化滇人嚮道敏學死者克式鄉  
人崇節洞義古君子重於鄉重於天下然哉然哉曰逐曰死同  
重於滇天與人與人哉天哉其同重於道哉公死於國而完名

葬於鄉太史終歸紫極而敷皇猷道或不行頤老於蜀名哉名哉動天地光日月凌千古耀百世史同傳而傳也同傳而傳也公有子沂好學不放守業不淫肖父克譽門閥益崇天其篤公於子于無窮已

吳宗堯騰越要害論

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蠚集所以彌釁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足猶且設之况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懲其阻或外之以滋他族而窘我封域一有妄動將若何之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

金沙與瀾潞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  
大且十倍瀾潞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江之內多有  
可堡可砦之所如畫江阻險於江內有所建設則統之州衛界  
限明而侵盜遏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  
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  
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  
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爲用况可以  
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矧於邊  
徼騰之疆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夷接境伊邇求

有混併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遭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至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夷驅之江外借師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爲侵據循習既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我地我險夷得居之圍衛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吳熟於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竊發潛師躡境奄忽而至有不及知者矣剝牀以膚鳥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區皆夷氓也編之里甲設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

卽其地因其人寬其法薄其賦首長舉仍其舊羈縻約束彼且  
歡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謂不知懲其阻者潞江是也麓夷  
之叛也上江刀招漢作其腹心嚴柵阻江固其扼守以潞爲之  
限也夫潞固多瘴素爲夷居本朝仍其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  
仍其故俗終不知變則善而未之盡也何也藩省郡邑猶人之  
四肢百骸榮衛灌輪然後脈絡鬯而強固臻潞界永騰之間咽  
喉所寄命脈所關騰爲永屬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通脫  
有非常一槊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麼小醜如刀  
招漢者助賊阻據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衄兵至於此是謂陷

地久莫知變是謂遺思考滇西郡邑通衢率皆華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夷錯雜然皆僻處山谷惟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尚有爨蠻居於赤石崖等甸永昌騰越之間尚有百夷者居潞之沿江上下經途喉舌之地顧容侏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鄰亦各攫其慘焉麓賊拒命則刀招漢爲之驅使安鳳煽亂則赤石夷四處刦掠論徙戍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往迹之足徵乎赤石崖等甸已於白崖賓川各置督捕府患已差弭此可謂處置得宜爲潞之計須置一千戶所以永騰衛中分調金齒騰衝二所士伍建城而守禦之使其親附於我忘爲夷之

陋安爲夏之美也且境非遐壤人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府馴服已久可以令從禁止其鳥音左服漆齒雕題之習浸訓浸化潛消而默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夫潞夷置官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拊其背者聞國初麓川屠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南施甸鳳溪諸夷頗稱驍悍故寇之入不自東南而自西北經略郡政者宜籌之審矣變潞夷之說豈待騰人發哉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不時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爲騰後倚地雖崎嶇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

深阻易爲依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以此之故羣夷雖強莫之敢犯昔齊晉招徠江黃臣服羌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繩悉在其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尤騰之勁輔也四夷卽欲妄動虞彼之躡其後矣非心亦且少戢豈可鄙而外之以遠夷例視漫無聲教之及哉所謂滋他族而窘我封域者南甸是也接壤騰南僅二十里故曰南甸蓋騰之一甸也勝國時騰衝爲府南甸隸爲州故騰舊屬國初經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翰賴之其設官自宣撫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經歷有把事有驛丞各有分地而